

陳冠中香港三部曲搬上舞台



圈來圈去

撰文：卡夫卡 kafa@hkej.com

當文學作品被改編成戲劇，是吃力不討好的事，因為不少太愛原著的觀眾，都習慣「有否貼合原著」來思考其效果，卻忽略了後者所帶來的詮釋與想像。曾多次將本地文學作品搬上舞台的浪人劇場又有新作，將陳冠中的《香港三部曲》搬上舞台成《裸「言詠」無邪》，進行大改，只保留故事骨架，提取當中意象重新演繹，改編和導演的譚孔文表示：「希望精神仍在，甚至更為鮮明。」

譚孔文一直認為，《香港三部曲》這個名字太宏大，未必能貼切形容這三部小說，反而「無邪」才是三者共同的一種狀態，《裸「言詠」無邪》（9月25至27日，香港文化中心劇場）也因此得名。「書中的大人意識上都是很小朋友的。」書中的各種人物，讓他聯想老照片影集中的一張，兄長帶着一群弟妹在街上走，四周是繁華充滿發展潛力的城市景象，孩子卻穿着破衣裳，甚至不穿衣物，在街上向不知名的遠方遊蕩。他頓時想到，書中角色小時候，也與這些孩子無異，就算變成大人，其實都不過是一個個在街上滿無目的地遊蕩的孩子。

棄情絕愛

《香港三部曲》三個短篇小說分別發表於1978、1999及2003年，戲劇以前兩篇為重心。《淺水灣》（又名《太陽膏的夢》）以七十年代末香港經濟起飛為背景，「中環價值」慢慢在港人心中植根，生於中產之家的宋家聰懷抱社會理想，卻與整個潮流走反方向，最後卻變成「廢

青」，在自殺中結束無意義的生命。《什麼都沒有發生》的張得志則是另一個極端，雖然與宋生於同一世代，卻甚無理想，只以賺錢為人生目標，對與中國和香港所發生的政治動盪不聞不問，棄情絕愛，四海為家。

劇中安排宋家聰再世成為張得志兒子，用其目光重述張與五個女角色的故事，重新審視其缺失，在兩個主角的衝突之中，也會加入《金都茶餐廳》的故事。有此安排，是希望能讓故事與今天連結，理想與情感的失落，無根的感受，都是兩代人共同分享的命運。譚導演希望能具象地展現香港人的心理狀態。「我想把那個時代的生活特質，與自己的時代產生對應。」

編舞李健偉認為，張得志就如香港人的某種縮影，一個「行者」的狀態，因此在形體安排上也特別強調流動性。劇中每個人物的人生都如一個無盡遊蕩的旅程，其實香港的命運也同樣。如夢的飄盪中，人物如被重新召喚回凡間的孤獨靈魂。故事在如唐樓廁所的空間開場，背景音樂為張得志愛聽的 *Famous Blue Raincoat*，中間

掛着裸體畫像，在地道的場景中，卻有異鄉的氛圍，一如角色的精神境界。

跌宕強烈

譚導演形容：「裏面的情感是很密集的，跌宕強烈，但我們也不想跌入 sentimental（情緒化）的狀態。」因此他們如遊戲般安排情感的抽離與轉換。「書中三個故事沉重和孤絕，我想找到一個很輕的模式去展現，甚至拒絕單純呈現故事，只是尋找那種（回到小孩狀態的）嘲弄感。」每個角色都帶着玩具與用孩童語氣表演，音樂總監盧宜均也特地撰寫了一些恍如卡通片的樂曲，與戲劇拼湊出怪異感，也加入一些電子音樂，就如打機般，來形容七八十年代對賺錢如玩遊戲的熱中。

特別的是，張的角色則交由女演員黃呈欣飾演。「我很早就覺得張得志應該是女人，陳冠中所書寫的人物都偏冷，令人感受不到溫度，因此需要有人去『扮演』他，而不是實瓜瓜地呈現。」



左起：音樂總監盧宜均、改編和導演譚孔文、編舞李健偉。



書中三個故事沉重孤絕，導演卻想找到一個輕鬆模式去展現。



戲劇情感跌宕強烈，對六個主要演員來說也是挑戰。